

旧概念与新环境

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加] 梁鹤年 著 Hok-Lin Leung

Old Concepts and New Situations:

Human-centered Urbanization

Plato's "Changelessness"

Augustine's "Human Depravity"

Aristotle's "Change"

Aquinas's "Universal Values"

Ancient Athenian "

Scholastics and "Just Prices"

Descartes' "Innate Ideas"

Locke's "Liberty"



旧概念与新环境

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加] 梁鹤年 著 Hok-Lin Leung



Copyright © 201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 (加) 梁鹤年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8
ISBN 978-7-108-05638-2

I. ①旧… II. ①梁… III. ①城市规划—研究 IV. ①TU9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7714 号

特邀编辑 海 音

责任编辑 王 竞

装帧设计 薛 宇

责任校对 王军丽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铭传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6.75

字 数 240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45.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序

“站在巨人肩膀上看得更远。”真的，站得高自然看得远。但看得清吗？

前几年我写了《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总结和梳理了生活在西方近40年的观察和反思，比较系统地阅读和归纳了西方古哲的思想。越多看原著，虽然多是译本，越觉得自己是井蛙。以为想通的东西，原来破绽重重；以为难找的东西，原来就在眼前；以为高深的东西，原来鱼目混珠；以为浅显的东西，原来内有玄机。与古人神交，使我感受到“人类何其伟大”，有一种“山中方七日”（或者“书中几小时”）的喜悦。西谚有云，“真理使你自由”（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我自己理解是“真理解放了你”：当你知道了真理，你不再迷惘，你自由了。

“凡事相对”，哪有真理？这是当代文化。我只想指出两个“事实”。第一，“凡事相对”论者不会身体力行，甚至可以说不可能身体力行。在一个“凡事相对”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东西是可知的（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人、事、时、空的可变性）和可靠的（我们不可能依靠任何人、事、时、空的不变性）。谁能活？但“事实”是人在活着。那么“凡事相对”是错了吗？“凡事相对”论者被迫修正：有些事情比较相对，有些事情没那么相

对。若如此，“凡事相对”中的“凡事”就没有逻辑意义了，为此，“凡事相对”论者不可能言行一致。这并不代表言错或是行错，但值得反思。第二，“凡事相对”论者不可能，甚至不应该科学。“相对”当然是指在不同的人、事、时、空里会出现不同的现象。为此，世上不可能有两个相同的现象，因为不可能有两个相同的人、事、时、空。在这样的世界里面，以观察万象去归纳其共性的现代科学无法立足，因为归纳是求共性，求万变中之不变，也就是求绝对。若如此，“凡事相对”中的“相对”就是科学的绊脚石。因此，“凡事相对”论者谈科学是口是心非。这并不代表口错或心错，但值得反思。

也有人说，“真理何物？信则有，不信则无而已”。这是典型“辩者”之言。因为，有，仍可以不信；无，仍可以信。信与不信是意志的选择，有或无是理性的判断。我们总希望我们的选择是建立在理性的判断之上。其实，先哲们对“真理”早有了深入和清晰的分辨——官能不是求真的可靠工具。西方的笛卡尔、我们的庄子都指出，仅凭官能，梦与真难辨。就算经验主义开山祖师洛克也承认，靠官能去寻真理只可以找到“仿真”，是种“意见”而已。就算是非常多的人认同的意见，也不是无可置疑的真，因为官能是永远可以质疑的。当然，官能所得的“仿真”在衣、食、住、行的生活现实中仍然很有“用”。但对理性认真的人，仍难满足。有突破吗？

我倾向亚里士多德的思路。真有两类：事实的真（truth about fact），是对现象的判断；真相的真（truth about reality），是对现象的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因果关系的判断。现象会因人、事、时、空改变而变，是相对的；真相不会因人、事、时、空而变，是绝对的。事实与真相同时存在，是不可或缺的一体两面，关键是明白真理使你面对千变万化的现象世界不再迷惘。“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不管孰轻孰重，孔圣给我的启示是，它们之间有逻辑的先后：先不惑，才可以不忧、不惧。知晓真相，自然无忧、无惧，真正自由。

我希望真理是存在的，不然，还有什么可望；我希望真理是可寻的，

不然，寻真是枉然；我希望我寻真的方向是正确的，不然，何时到达彼岸？我是乐观的。经古哲的导航，我看到隐约的轮廓，使我有信心的是这些轮廓并没有给我震撼和新奇，而是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好像是回家。难道古今哲人寻真最后还是万流归宗？西方古哲的现象世界跟我们的肯定不同，但背后是同一的真相吗？如果是，站在古哲的肩膀上一定会使我们看得更远，善用他们的方法和经验也会使我们看得更清。我对城市规划比较在行，想验证一下。但我相信凡对理性认真的人，无论他干的是什么，都会想明白真相。这书就是我的尝试。

目 录

序 001

旧概念与新环境

1 柏拉图的“恒” 003

城市是种物理现象，是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这些千变万化的现象底下有没有一些恒理、恒律？这些恒理和恒律对城镇的规划有什么启发？

2 奥古斯丁的“性恶” 026

两千年来，“性恶”是西方伦理观的基础。宗教改革之后，“性恶”被演化为“性之本”。既然自私、邪恶是人的“本性”，做自私、邪恶的事就无须内疚，只需守法。城市规划中的“功能分区”“利益多元化”等理念是“性恶”文化的产品。

3 亚里士多德的“变” 045

如果城市的最终目的是为理性的人缔造效率的生产和美好的生活空间，它是如何“成形”的？规划工作者怎样去认识和促进这个“成形”过程？

4 阿奎那的“普世价值” 071

“普世价值”来自“自然之法”，其第一原则是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的平衡。“规划就是博弈”的规划范式过度强调自我保存；“规划应是为民请命”的规划范式过度强调与人共存。一个怎样的规划范式会推动和维持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的平衡？

5 古雅典的“民主” 095

西方英语世界是自由为主、民主为用的“自由民主”。人一方面追求自由，一方面向往平等和公平。有没有更好的规划体制去避开这些“自由民主”的弊端？

6 经院派与“公平价格” 117

资本主义的自由聚焦于竞争博弈的自由，强调强者逐利的公平；但经院派的自由聚焦于免于剥削的自由，强调弱者求存、群体共存的自由。中国政府垄断土地收购和供给，可以巧妙地创造条件供房地产开发中的强者、弱者、群体各取得公平。

7 笛卡尔的“天赋理念” 147

笛卡尔主张以直觉思想和逻辑演绎去寻找物质现象底下

的真相。他提供一套“心法”来帮助每个人发掘“真理”。城市规划工作者与参与者应缔造机会，应用笛卡尔的“心法”去辨认城市现象底下的本质和因果链条。

8 洛克的“自由” 175

洛克的政治理论是英语文明的主流，强调个人自由，认为私产是自由的保障，而保护私产是政府的主要职能。美国的区划法存在着洛克式自由的私利与公益互相对峙的死结。中国土地产权公有可以避开这个死结。

城市人

9 城市人 209

“城市人”即理性选择聚居去追求空间接触机会的人。城市规划工作即匹配典型城市人（主要以年龄、性别和生命阶段为变量）和典型人居（主要以人口规模、结构、密度为变量）。城市人可以作为解释城市空间现象和建设城市规划理论的砌块。

10 再谈城市人 233

“城市人”的价值观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理论基础是亚里士多德的“城邦起源于保生存，成全于求幸福”和阿奎那的“自然之法是自存/共存的平衡”。它的主要贡献是为市场提供准确的供求信息，为政府提供道德的引导方向。

旧概念与新环境

OLD CONCEPTS AND NEW SITUATIONS

柏拉图的“恒”

Plato's "Changelessness"

柏拉图的“恒”迫使我们反思：有没有一些不变的东西？如果没有，我们用什么来衡量一切事情？城市规划是百年，甚至千年的事，如果没有恒量，怎来衡量？能够辨别一些永恒的标准是“择善”，有赖智慧；能够坚持这些标准是“固执”，有赖操守。守恒需要我们择善固执：智慧、操守不可缺一。

文艺复兴时期画家拉斐尔（Raphael）的名作《雅典学派》（1509—1510）画了几十位西方历史上最有地位的哲人，中央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左手拿着《蒂迈欧篇》¹，右手伸出食指，作势向上，意谓他关注的是天上、永恒、顿悟、君王。他的宇宙观渗透着他整套哲学思想：他以“恒”（changelessness）贯彻宇宙与人生。

柏拉图（前 427—前 347）观察到宇宙之美和秩序，认定这个宇宙必是

1 *Timaeus*，写于公元前 360 年，是谈宇宙的，下简称《宇宙论》。

经由一个有理性 (rational)、有目的 (purposeful)、有善意 (beneficial) 的创世神祇 (демиург), 按照一个不变的 (unchanging)、永恒的 (eternal) 模型 (model), 以数学性的规律, 加诸“原始混沌” (preexistent chaos) 而营造出来的。因此, 柏拉图的宇宙观属“目的论” (teleological): 整个宇宙, 以至宇宙中的每一部分, 都是有其目的, 都是美好的。为此, 他断定宇宙不可能成于偶然, 必是来自理性的设计。对柏拉图来说, 宇宙之美和秩序不但显示出一个“大智” (Intellect) 的存在, 而且显示出一个模型, 供有理性灵魂 (rational soul) 的人类去明白和模仿。因此, 他的宇宙观有伦理和宗教意义。他写《宇宙论》就是要世人知道这个“模型”是怎样的, 好使世人认识“大智”, 模仿“大智”, 也就是去向“真”。

当柏拉图说某东西是“真” (real/true), 他是指这东西是真真正正的“存在” (is/exists/a being)。他分开“永远存在、永不改变”的东西 (what always is and never becomes) 和“永在改变、永不存在”的东西 (what becomes and never is)。前者是永恒的 (changeless, 也可称“不变的”)、
“属智能的” (intelligible), 必须通过理性 (reason, 希腊文 logos) 去认识, 得出的是知识 (knowledge); 后者是“属官能的” (sensible), 可以经过官能去掌握, 但得出的是看法 (opinion, 希腊文 doxa, 包括不理性的官能感觉) 而已。稍后, 他称前者为“形” (Form), 后者为“物” (Matter)。举例来说: “圆”的“形”, 从来没有人见过, “圆”的“物”到处可见。“圆”的本质是圆周率, 而圆周率是不可能经官能感觉去掌握的。它是“永远存在、永不改变”, 只可以“经理性去认识的”。

“形”就是东西的实质 (substance) 或本质 (nature/essence)。例如: 狗、人、山、爱、善等的本质来自它们永恒、不变的“形”。我们认识狗之所以是狗, 人之所以是人, 山之所以是山, 等等, 是因为我们的理性认识到它们的“形”。但我们的官能所见的每只狗、每个人、每座山、每样爱情、每件善事都只是个特殊的“物”。它们是种仿真 (mimic), 也称影子 (shadows) 或现象 (phenomena)。只有非物质 (non-material) 但又有实质 (substantial) 的“形” (柏拉图原称之为“理念” [ideas]) 才是最纯的、最

基本的“存在”或“真”¹。“形”是客观的，其存在独立于思想，只可以靠理性掌握。“形”是完美的，因为它是独一的、不变的、不灭的、永恒的。柏拉图认为“真知”就是“知真”——知道事物的“形”。

在《宇宙论》里，柏拉图描述至善的“大智”，通过创世神祇，模仿着宇宙的“形”去创造宇宙的“物”，包括人类。柏拉图形容这个宇宙的“形”为一个“活东西”（living thing），由一个或一堆的“形”组成。这个“理想宇宙”（ideal universe）才是“真宇宙”（real universe）。人类的责任就是与至善的“大智”合作，在“仿真”的宇宙里追寻“真”、实践“真”，也就是叫人类认识、模仿至善。这就是“大智”创世的目的。

《宇宙论》的内容可分为三部分：

1. 宇宙的存在与其目的。

（1）宇宙的存在和它的善与美显示出它是由一个极善、极慷慨的工匠（craftsman，也就是创世神祇）把秩序加诸原始混沌²而成的。

（2）宇宙的善与美显示出它有智慧（intelligent）。智慧只可能来自灵魂（soul），因此宇宙是有灵魂的。宇宙既然有灵魂，因此它是“活生生的”（living，希腊文义是“动物性”）。这个活生生的宇宙包藏了所有活生生的物种，因此它是完整的（complete）。它既是完整无缺，因此它也是独一无二的（unique）。

（3）宇宙的灵魂（world soul）是个“形”，一个永恒的“存在”。创世神祇在它身上糅合了两个其他的“形”：同（sameness）和异（difference），因此，宇宙灵魂有分辨同、异的能力。通过这个能力宇宙灵魂可以分辨出什么东西是“形”、什么东西是“物”。这种分辨能力就是认知（cognition）。也就是说，宇宙灵魂可以认知什么是“真”，什么是“仿真”。

（4）宇宙的身体（body）是由火（因为它是可见的〔visible〕）和土

1 要注意，柏拉图对“形”的概念是有所保留的，因为这个概念有若干哲学上和逻辑上的难题，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日后会提出异议，但柏拉图仍以它作为他宇宙观的基础。我会在《亚里士多德的“变”》一章中讨论。

2 柏拉图将其形容为“神所遗弃”（god-forsaken）。

(因为它是实在的 [tangible]) 两种“元素”(elements), 加上气 (air) 和水 (water) 糅合而成。火升土坠, 加上不同比例的气和水, 造出不同的物种, 构成一个统一的、和谐的整体。宇宙身体各部分的形状和特性都有不同的目的。

(5) 宇宙是宇宙灵魂与宇宙身体的结合。首先生出的是日月星辰, 所以它们的灵性最高, 会各自按最适当的轨迹规律地运行, 掌管昼夜、时令。日月星辰的运行衍生出时间 (time)。因此, “时间” 其实就是“永恒的模仿” (image of eternity)。此中, “时间” 是个“物”, “永恒” 是它的“形”。世人的灵魂是宇宙灵魂分配给日月星辰之后余下来的材料, 灵性较低。尤其当人的灵魂与肉身结合的一刻, 他的灵魂马上受到来自肉身需要和外界事物的冲击, 特别是官能感受的干扰, 大大损毁它的正常运动 (也就是未曾与肉身结合前的运动), 破坏了它对真与美的认识能力, 必须通过适当的教育和栽培才能恢复过来。

2. 创世

(1) 宇宙之美与秩序显示出“大智”。营造宇宙的创世神祇也是受这“大智”指引, 按着“大智”的目的去营造万物。宇宙既有其目的, 创世神祇就必须按这些目的, 以一些“必然”¹的物理结构 (physical structure) 和这些结构的物理特性 (physical properties) 去营造宇宙。

(2) 创世神祇的工作是模仿一个由不可见、不能触摸的“形”组成的“真宇宙” (理想宇宙), 去营造一个可见、可触摸的“实体宇宙”。实体的意思就是既具备实体材料也占据三维空间。在实体宇宙中, 万物都有其基础材料 (material substratum) 和空间范畴 (spatial field)。两者的组合就是实体万物的载体 (receptacle)。创世神祇的挑战就是为万物设计一套最能仿效“真宇宙”、最能达到“大智”目的的万物载体。

(3) 在“原始混沌”之际, 宇宙中也有载体。但是, 在空间上, 这些载体都是杂乱无章地运动 (motion); 在材料上, 这些载体只有点滴的宇宙

¹ necessary, 也就是不能随意修改或增减, 因此也可视之为恒律或恒规。

元素（上述的火、土、水、气）。创世神祇首先设计出四种最完美的固体（solids），作为承载宇宙元素的粒子（corpuscles）。这些粒子就是万物的载体；万物是由它们组合而成的。它们的物理结构和物理特性最适宜用来模仿“真宇宙”、最能达成“大智”创造宇宙的目的。这些粒子包括四面体的火粒子、六面体（立方）的土粒子、八面体的气粒子、二十面体的水粒子。¹除了土的立方体粒子之外，其他三种元素粒子的面都是由等边三角形组成（这些等边三角形可二等分为两个直角三角形，它们的边长比例都是 $1:\sqrt{3}:2$ ），因此它们之间的面可以互相割切、调换、连接，²因此它们可以聚结、互动、互变。³这样，就产生出宇宙万物的体积、形态和特性。还有，互动、互变是不停的，因此整个宇宙会不断地运动，因与果也会不断地延绵。当然，创世神祇是按万物之“形”，用粒子去组合出万物的体积、形态、特性，以至它们的运动。

3. 造人

（1）人类不灭的（immortal）、理性的（rational）灵魂，是包藏（embodied）在他可灭的（mortal）肉身之内的，为此，人类灵魂的某些部分会跟肉身一样，是可灭的。人的灵魂有三部分：理性（reason）、意志（spirit）、肉欲（appetite）。创世神祇把造人的工作委托给下级神祇（可见柏拉图并不把人的地位看得太重），造出来的人是这样子的：不灭的理性部分在头盖；意志部分在胸口（比较接近头），并配之以肺和心；肉欲部分在腹部，并配之以肝。此外，四肢五官各有职守，都是按“大智”的目的，经“必然”的结构而营造出来的。可是，“必然”的结构有时也限制了造人的工程，使造出来的人不能完全达到“大智”的目的。例如，脑袋是人体最重要的部分，需要保护，但保护层太厚也影响了脑袋对外界的敏锐性。因此，宇宙的恒律有时也限制了受造物的完美。

1 这些就是有名的“柏拉图固体”（Platonic solids），总共应有五个。除上述四个之外还有一个十二面体，柏拉图用它来形容整个宇宙，因为十二面体最接近球形。

2 柏拉图称这些行为作“参与”（participate）。

3 transform，例如两个火粒子可以变成一个气粒子，反之亦然。

(2) 人的灵魂的安康至为重要。为得到安康，灵魂的运动必须跟宇宙的运动重新看齐（天人合一）。这样，人才可以达到其生命的目的：德行与快乐（Virtue and happiness）。这是《宇宙论》的结尾高潮。柏拉图把他的宇宙观与伦理观统一起来。他呼唤人类应高度重视栽培和保存他们不灭的、理性的灵魂。灵魂的安康有赖良好的秩序。但人类在出生的那一刻，灵魂的运动就被肉体所困，变得越轨和不规，必须再跟宇宙的运动回复和谐。为此，我们需要研究宇宙的运动与和谐，然后把灵魂带回原来的轨迹和状况，以使其获得“神祇们送给人类最好的生命，现在以及永远”。为此，柏拉图极强调教育。他视教育为一项“发掘性的”工程：发掘出灵魂天生的“认识”能力，去认识“真”。

其实，《宇宙论》的真正名称是一个人名，直译为“蒂迈欧的所谈”，是某一年的泛雅典庆典（Panathenaic Festival）中几个朋友交谈的记录之一。柏拉图是借蒂迈欧之口去阐述他自己的宇宙观。《宇宙论》是第二天的记录。头一天是记录苏格拉底谈理想政制，第二天是蒂迈欧谈创世的过程，接下来是柯里西亚斯谈雅典战胜亚特兰蒂斯的史绩（未写完）。苏格拉底强调教育可以栽培灵性、达成德行；蒂迈欧分析天人合一、人的灵性和灵性的栽培；柯里西亚斯描述古代有德者的行为。三篇一气呵成地贯彻了人道与天道。柏拉图以宇宙的美为契机，把人的“善”与天的“真”天衣无缝地联结起来。

柏拉图的伦理观、政治观与他的宇宙观是紧密相连的，强调的是如何在人世间模仿“大智”，特别是“义”（Justice）。在《理想国》（*The Republic*, 约公元前380年）中，柏拉图这样说：“我们建立城邦的目的不在增加某一个阶级的幸福，而在增加整体的幸福；我们认为一个按整体幸福去治理的城邦就是义邦。”我们来看看他的“义邦”（政治观）如何反映他的“义人”（伦理观），以及他的“义人”如何反映他的“天道”（宇宙观）。

《宇宙论》指出人的灵魂分理性、意志、肉欲三部分。肉欲部分是最大的。它驱使人追求享乐，甚至不顾后果。理性部分能认识“真”，因此它会考虑整个灵魂的利益去约束肉欲。意志部分使人知荣辱。假如一个人在成长